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一八・集部・詩文評類

游藝塾文規十卷〔明〕袁 黃撰……………一

游藝塾續文規十八卷〔明〕袁 黃輯……………一五五

應試詩法淺說六卷〔清〕葉 葆撰……………四六一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題名一卷〔清〕梁章鉅撰……………五二五

衡定 卷一
 先生游藝塾文規
 凡先生篇有錄之錄舉業發率及心鵠等書刊布海內久為執林所傳誦進
 杜門教子復將新科舉卷自破而承而小謂大謂分類評訂如何而元如何而
 壯如何而中式 嗟然凡前所評過者一字不載買者須認山原板

游藝塾文規

游藝塾文規引

先民有言曰立德立功立言士之不
 朽三 紛哉士也罔克蹈厥中者勞動
 復弗遐託僅挾一喙以競鳴以計不
 極吾業悲之乃弟友言則有四子

六經日月而麗天者降而春秋之
 詞命列國之縱橫楚之騷漢之歌
 皓且理去古猶邇也再降而魏靡
 晉史唐之律宋之詞元之曲予曷
 取焉舉子業太波又有間矣士人
 枯而腸殫而力以業是早者不業

哉復念。知正諸大家。寸不掩法。文
不掩質。士猶得藉茲以格于往聖。
派靡追亡。詞三情。意亡理。局亡法。
三亡者。具悅乎衆矣。半存半亡。悅
者半羞。為是者衆。擯之。是故一二
氣豪之士。岸然不顧流俗。謹奉先

二

二

民之典。刑罔敢失墜。鄰老欲售。乃
易厥志。億而弗翁。咄嗟就末。其于
詩騷。古文詞。弗克肆力。而立德立功。
渺未聞者。可鑒也。余家在汾之陽。及
門諸君。日以是道枉而問焉。夫諸君
類多雄偉卓落。特患與時忤。故

以是編授之。異日爾賈用售。一志千
古。俾騷埒原玉。詩埒蘇李。文翼六
經。四子。荷斯道者。自姚江關山。以邇
洙泗。或奇勳烈。聲播銅柱南。大
漠北。于及門諸君。有厚望矣。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書

三

三



趙田逸農了凡表黃坤

男袁天啓

姪孫袁士鯤南之甫同校表祚熙載之甫

前輩論文

驅馳藝林雌黃今昔披沙尋寶剖璞商奇前輩譚文夥矣然揮塵者如牛毛而當理者如麟角姑采其至精者以供濯板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沈約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中節若

聚業定衡

卷一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各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音始可言文○皮日休曰萬煉成字千煉成句○劉勰曰文之英華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外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摯虞曰假義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韓愈曰卷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嘩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惟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效○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

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勦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太史以著其繁○漁賦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常行止于所不待不止耳○陳師道曰善為文者日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博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李奎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潤者半允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何景明曰意象合曰合意象乖曰離○徐禎卿曰妙騁心撓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

聚業定衡

卷一

如朱絃或急張如羅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復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滄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妙悟不可得而詳也○王世貞曰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緒乃成條理○前輩論文雖衆其當理愜心者大畧不過如此孔子曰修辭立其誠以立諸公所談雖極玄奧摠之皆修辭之法耳立誠二字未之及也誠者真也作文之法其遺詞也須出自真情其叙事也須直逼真境談理性便當直透本源說工夫便可指之實踐陳治道真可用之經世論人事真能曲盡人情如荆川先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一節結云師以及師更斯報德之厚也况親受業如羿者而忍殺之乎友以及友孺子料

人之明也。況親授業如蒙者而不能察其奸乎。句句皆題中真義。昆湖先生用之則行一節。眾人講惟我與爾句皆扯孔顏作對。雖講云用則為邦之問。吾子子乎有望矣。舍則鐘鼎之樂。吾子子乎有賴矣。方是歸美顏子真意。庚辰如有王者一節。作者燦然矣。若發如有二字終當以鄙文為破。癸未吾之于人全章。衆俱講無毀無譽而吾獨挑剔誰字。與下節相應。恐亦詩題中真髓。大率吾為文不尚修詞。亦不廢修詞。假借玄音發揮真理。有時極其鋪張闡闊。萬變而胃中常含不盡之情。有時渾繪可觀。鏗然在耳而終不使詞勝于意。似于諸子頗有徵長。

舉業集衡

卷二

三

8 舉業三昧

時文雖小技。亦有三昧在焉。要讀盡三代兩漢之書。又要胸中不存一元字。脚要包羅天地古今之態。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塵。蓋不讀書窮理。則波瀾易竭。潤色無資。然使塵詮不脫理障。未空豈能臻文章之妙境。故學文者。須先掃除鄙穢。涵泳性靈。有暇先靜坐三四月。或半年。否則亦須隨事遣情。於念中息念。將奔馳紛擾之妄心。艷慕紛華之妄見。滅得一分。便有一分乾淨。習之久。又自然塵芥漸退。渣滓盡融。然後取五經周禮老莊列荀韓非呂覽左國史漢次第讀之。口誦心惟。悠優涵泳。令其漸漬汪洋。握筆為文。分途策駁。無古無今。庶幾可以名世。從古以來。文之佳者。未必遇遇者。未必佳。得不得有命。勿論可也。唐以詩取士。而杜子美終身不遇。躑躅浣花。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四科不第。冷落障海。此豈文之罪哉。今之擅名藝院者。大率多以科第之高。而文章家之真派。故常別論。如世之尚古物者。有好事家有鑒賞家。固不得而混也。昔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云浪得虛名。次日再看云名下定無虛士。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丙子在燕。馬開之約。觀吾文以為未佳。久之許可。遂相依不能去。今之學者。如開之之虛心者。幾何人哉。

舉業集衡

卷二

四

。文須請教前修

至言

世間萬事皆有法度。皆有源流。即小小技藝亦須得人傳授。方可名家。况文章乎。憶予十八歲見荆川唐先生于嘉興天寧寺之禪堂。即禮之為師。相隨至杭。往還幾兩月。先生之學大率以理為宗。每作一文。必要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意。見其開發題意。往往皆逼真入微。我朝夕執書問業。學庸論孟大約皆完。除平常易曉者不錄。錄其深奧者。題曰荆川疑難題。意先生又躬閱而手訂之。始付剞劂。嘗語予曰。學者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當尊經而畧傳。不可信傳而疑經。聞者以為名言。明年十九歲。方山薛先生督學兩浙。自湖而之嘉。初考湖州。出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此題諸理。齋有剡文原。不依問禮問官之說。謂道固有出于聖人所知之外者。聖人固不待而盡知也。湖士凡見此文者。皆遵用其說。方山大加稱賞。及至嘉興。出居敬而行簡二節。此題前輩未嘗有作也。諸生皆依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立說發案。之日方山大怒。諸生無見識。且曰。仲弓賢者。身通六藝。豈有不識一可字之理。且均一可也可。使南面之可。便以為優。可也。簡之可。則以為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予聆其論。隱然動唐師之想。知此二人同以理學為宗者也。然上下分殊。無由細領其教。及薛罷官歸。予造其宅。始知薛公乃當時高才博學。極有時名。久困場屋。不得第。我浙中前輩。董中峯來菲泉。得舉業正傳。來卿會。皆中第二。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能及故曰今也則亡時適有二童子。在傍先生指曰。若說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如怒此童而移于彼童。身上即我亦不曾如此。况顏子乎。我文中二小比云。太公以虛其體而不痺于易發之私。隨感以安其常而不滯于難制之氣。先說太公以虛其體。是內不遷于心。次說隨感以安其常。是外不遷于境。程子言氣之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今日不痺于其私。不滯于其氣。皆是模寫不遷的景象。連講十餘題。予心洒然。方知何之知先生。未盡也。方知瞿也。唐也。薛也。三先生之文。同一杼軸也。予非能文者。數奉教于君子。每拜一師。輒覺有一番進益。是故學者須虛心請益。多訪高人。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彼之識趣既卑。我之見聞益陋。即竟日懸梁終宵。鑒壁而燕。僻在前庸。穢鄙俗之氣。默然入吾肺腑中。不可救藥也。然人不如己。我絕之。我不如人。人又豈肯友我哉。兩執已見。勝友當絕迹矣。孟子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蓋不如己者。勿友。勝已者。我當事之。此一定之法也。今之學者。師心自用。不肯屈志于前修。偶有一知半解。輒自負深玄所作。或稍清新。足驚衆目。便神厲九霄。志輕先輩。政如夜郎王問漢使者。漢何如我大也。吾見今日。須將浮惰之氣。盡情掃除。如管東溟馮具區。重思伯。諸先輩。皆當造其廬而禮請之。得其一言半句。即奉如著龜。繹其旨趣。以點化吾之凡骨。大率與前輩相處。真誠領教。即微言微動。皆受益無窮。苟不能虛懷承受。而反去檢點人過。即聖賢與居。亦多見其可

樂業堂衡

卷一

七

樂業堂衡

樂業堂衡

卷一

八

疑耳。嗟。昔也見賢思齊。今也見賢生妬。昔也見不賢而內省。今也見不賢而外憎。內失已之益。外孤人之賜。如是而尚可為公平思之。勉之。

記在 乃是以

國家令甲

洪武間初開和聚詔群臣詳定取士之法四書外五經各占一經
易經主程傳及本義書主古註疏及蔡氏傳詩主朱傳春秋主胡
傳及左傳禮記主陳皓集說及古註疏後又以書傳多錯謬命劉
三吾等重加校正凡蔡傳得者存之失者去之又集諸家之說足
其未備頒之學宮令天下遵守永樂中又以宋儒一人之見未足
以盡先聖之旨遂廣募群儒將五經四書各集大全一部搜羅群
說纖悉不遺頒布天下令生儒世守予貢入南雍大司成鳳阿姜
公諱諱啓迪欽令備閱大全且曰毋執一說毋持己靈凡經書初
時且莫看註先將本文大意熟後精思覺通融浹洽然後將本註

舉業定衡

卷一

九

逐一體貼如其是也。不必自出已見。即須從之。如果難通。便當將
大全諸說更加詳攷。須要覲面與孔孟相逢。方是尚友之學。方不
負朝廷作養時林對山為南京禮部尚書姜蓋其本房門生也。
引予拜之。雖官居八座。衙門無事。予終日領教。因將批抹四書大
全一部。授予告曰。此先祖做秀才時所刪定也。凡有一句一字可
用者。俱圈出其不可用者。皆抹殺。即朱傳亦有可用及斷不可用
者。切須詮擇。秀才們只以先入之見為主。而於大全等書。並不經
目。不但孤陋寡聞。亦重負祖宗集書啓發之深意矣。國初太
學新領士皆遵用。故童中峯所批成弘間程墨其立說皆遠勝朱
傳。即唐薛瞿三師之文。皆洞見本源。發揮透徹。此舉業正宗也。近

來當道貴將不加詳察。專欲依註拘定一家之言。不許紛毫走動。
上不能遵。二聖之謨訓下不能闡大方之藩籬。從此以後。士子
之識見。當愈卑。而文風當掃地矣。李石麓戊辰主試。出由誨女知
之乎。一節。語無試官曰。知不論多寡。只論真妄。舉知與不知而皆
無自欺。只此便是真知。此知之外。更無知矣。若依註說。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則此知之外。更別有知。而夫子所言。反為不完
之語矣。故所作程文。全不依註。可稱千古絕唱。張太岳辛未主試。
出先進於禮樂全章。以註中反過就中。為不得此章之旨。謂重中
則野人不如君子。惟不重中而重質。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故程
文純重質字。做真可壓倒元白。甲戌會試。學如不及。二句。舊說以

舉業定衡

卷一

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
遂分上句為功。下句為心。然天下豈有無心之功哉。會元孫鑛破
云。聖人論學者之心。敏于求而猶自歎也。通在心上做。不落俗儒
派頭。丁丑子貢問士三節。予在場中。與常仰坡同號。渠問此題大
旨。予謂宜重本。做渠答曰。第三節註中。分明說本末皆無足規。若
重本則悖註矣。及揭曉。程墨皆重本。一如子言。即知近年仁者其
言也。詞全註云。心常存。故事不苟。則為難。頭上當補存心。若論至
理。則為之難。非事不苟之謂也。其為非徒在事。即其心去為難。亦
非不苟于事。即是心常慎重。故一時程墨皆照本文發揮。並一人
添入存心另講者。孟義舍已。從人二句。註云。已未善。則舍已。以從

人人有善則樂取而為之。于我以二句平說。觀下文云無非取諸人者。只言取而不言舍。可見從處即是取處。不但不可作對。亦不可看作二層也。且舜是聖人。豈待有不善而後舍。即善處亦能舍。已從人並無絲毫繫吝。所以為妙。程文墨卷並不依註。皆一直講下此等處。皆是強人意。思嘗欲薄游燕都。草一疏請遵祖制。以興文運。而野老山棲。無心競世。甚省諸公。倘有同志。幸昌言于朝。以起士風之陋。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矣。

張業定衍

卷一

墨卷當看

前日之墨卷。後日之法程也。予幼頗不愚。自負深詣。見墨卷初出。心頗不愜。一一拈出而詆排之。時從管南屏先生游。告予曰。墨卷者。今之中式文字。汝以彼為非。則與彼異趣矣。須要看得他好。方有入頭處。方可利中。予領其教。重複細閱。乃知向來多少粗心浮氣。蓋風簷寸晷之文。誠有不允盡善者。然詞或未修。而意獨出群。意或未佳。而氣獨昌。順氣或未暢。而理獨到家。其他或輕清或俊逸。或自然。或平澹。有一可取。便足中式。不必專摘其疵。亦不必曲為之護。政使瑕瑜不掩。亦自成家。荆川先生批選程墨。極精極細。比湖先生將辛丑。陸先生成成。袁端乙未。許毅壬辰。林春巳丑。唐先生五科會元。墨卷從頭細批。開其精微。破其關鍵。蓋會前五人之精髓。以作甲辰之文字。所謂集大成者也。今之後生。未嘗不閱墨卷。亦未嘗不選墨卷。然得其皮毛。遺其神理。總之在影響之間耳。甚有選定之後。束之高閣。並不翻閱。政如市娼倚門。閱人雖多。而留意者少。後來相見。即素所賞契者。亦茫然不復憶矣。兒頃將吾所選定者。就藉觀之。沉醉熟玩。使神興情求。庶不負七十老翁一片苦心耳。

卷一

十

。文貴自得

從矩出方固當遠遵先範而含未吐瑞尤當出自性靈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便是學文樣子始不擬議則邪麗野徑驅斥為難終不變化則卑卑之虫穢態可憐故頃始于擬議終於變化昔人有災趨華相國者以為形迹之外學之相去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能成家是故學文者當疑神深造毋涉獵助長當求之於北壯駢黃之外毋滑沒于語言文字之中當為信陽之舍筏不可為北地之效顰句法字法各有源派而不為古役篇法章法極合蠅墨而不墮蹊徑宋儒謝顓道鮮孟子云自然而得者乃為自得楊龜

卷一

三

山鮮云得之于已者乃為自得朱晦翁合而訓之曰自得者自然而得之于已也惟其自然乃可得之于已故須從容涵泳真積潛思恍然有得則豁口容聲皆妙境矣

。用工貴專

今之學者大率多用三六九日作文勤者或間日作此非善用功者也九進德修業工夫只要專如習一事須使此事成就然後傍及其他昔某禪師謂參話頭肯七日七夜念頭不斷定有悟門若果肯如是用功而不悟者未之有也孔子論學開口便說時習終日十二時中並不間斷方謂之時習作文者果能念上思維綿上不斷行住坐卧心常在文文既成須呈明眼求正有不安應時改定改而未受不妨重復刪削既受請題再作但要借他題目收吾精神一念常疑萬緣俱斷不消半月定有豁然透脫之期蓋改到無可改處文字便佳既佳之後只不歇手做十餘日覺得輕省便熟矣使一日做一日不做即終年拈弄亦免不熟譬如種木者要使根株時時着土定然隨時生發此時決定道理昔荆川先生戊子年正月坐館修業一切紛華雜事並不膺情終日坐想題目飯至呼之常不應四月宗師來考始出門而舉業遂大成矣昆湖先生坐虞山五柳堂終日作文未及百日出應學師之考見水流風動草長花開恍然皆文機發見是年遂登科明年及第周江郎亦只用三個月工夫作文鄉會皆中第二悟真篇云九言九載三年者盡是遷延款日程豈獨修真哉時文亦然

○文有根本
文者枝葉也。其根本在心。故心無穢念。則文清。心無雜想。則文純。心不暴厲。則文和。心不崎嶇。則文平。心能空廓。則文高。心能入微。則文精。如印之沙。如模出物。靡不相肖。故欲工文。先當治心。治心之法。非必謝事離塵。一無所膺。其念慮也。又非死閉目危坐。求息念以歸真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倘一以求放心為主。只讀書作文。亦是真正工夫。蓋此心屬火。久必麗木。心必麗事。即不着事。亦必着空。孟子稱必有事焉。正謂動靜必有事也。今讀一書。吾收欽元。神掃除別念。口誦心惟。如對聖賢。讀之而未有所得也。亦可借之以收吾放心。如有所得。則超然于語言文字之外。實是故讀書作文。雖非息心之道。亦是聚念之方。念而常聚。正是主一無適也。先輩云。繫心一處。無事不辦。即道家觀竅守中。禪家念佛參話頭。皆是收攝念頭之法。學者作文。能鞭心入題。斷諸妄想。陸士衡所謂如遊魚銜釣而出重淵之深。如翰鳥膺激而入層雲之表。到此田地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人。而惟知有此題目。不知有色耳。不知有聲口。不知有味。而惟知有此題。一念在文。萬營俱息。且不知我之為文。文之為我也。神豈有不凝心。豈有不存者哉。然待有題而後作文。無題即止。操筆而後為文。閑筆即止者。皆非善作文者也。蓋作文之功。有時間斷。存心之功。無時可息。是必不論有題無題。不論操筆閑筆。使眼耳鼻舌

刻意常要收欽常如作文一般日間應事接物迎賓待客穿衣吃飯種上差別而吾之提撕本念處全無差別則精神欽而愈遠聰明蓄而愈深雖不讀書而書日明雖不作文而文日進矣程子曰學非心得則至老而益衰今之做舉業者幼時染綠尚淺天真尚存其末可看長而一涉俗事未及四十氣便衰而筆便窘矣若是真正修行人雖七十八十其知愈神其文彌妙惟其有本故也

。文貴說理

萬形有敵。惟理難磨。凡文之可傳者。皆其說理者也。如以詞而已矣。則朝榮暮瘁。東起西沉。縱有可觀。特暫時光景耳。馮具區嘗言。文有真奇。有偽奇。有真平。有偽平。凡根極理要。而開人不。敢開之。口本立。而千條提秀。氣實而萬派生。光此真奇也。若無理無意。而徒掇拾生字怪語。以炫人耳目者。此偽奇也。有深邃之見。而出之以冲夷。有真切之思。而運之以和易。言說理。字字切題。而無齟齬之態。讀之冲然。而味之無極。此真平也。若不本之于理。而徒為率易之詞。乃鄙夫庸談耳。此偽平也。故閱文者。不當論其奇平。而惟當辦其真偽。款辦真偽。湏就理上分之。不然。欲取奇才。而為偽奇。所惑。欲收平正。而老邁不材之士。往往濫收。今一決之于理。則無二者之惑矣。理有真有偽。有淺有深。有虛有實。有微有顯。有平有滿。有偏有正。只就題中尋覓。說本有之理。而談之。歷歷可聽。此真理也。理雖成章。而於題不肯乍看。斐然細尋。轉遠此偽理也。人所常言。亦人所共知。此淺理也。揣摩不能到。耳目不能及。而愈闡愈精。此深理也。如談學問。而實可見之修為。談治道。而實可措之行事。此實理也。可言而不可行。止資口吻。全無實用。此虛理也。意中覓意。奇外生奇。拆精意于毫芒。呈巧思于罔象。此微者也。昭如日星。而萬古不易。坦如大道。而日用常行。此顯者也。闕其藩而未覩其奧。涉其麓而未登其巔。自謂深造尚滯半途。所謂半也。見微

底裏。語必十成。一言刺心。全体皆現。所謂滿也。論有而遺。無語。体而遺用。只通一語。不見大全。所謂偏也。以真詞發真理。以實意。要實情。坐斷兩邊。獨出中道。所謂正也。大抵要識見高。則理略透。要李問洽。則理踴明。要精神聚。則理踴專。要工夫到。則理踴熟。不。去旧知。而日求新意。則識見不高。不遇高人講貫。不得奇書開發。則李問不洽。膏中有纖毫雜好。則神便馳。有纖毫物欲。則神便污。有纖毫馳騁。則神便散。皆非聚精神之道也。或作或輟。似有似無。歲月悠上。身心泄上。甚至口誦書而意錄他務。身在館而坐廢光陰。不是昏沉。便屬散亂工夫。何由而純熟乎。今湏力反前弊。一。用切每遇作文。湏借他題目。說我自家道理。道理既勝。彼區。修飾于句字。問者不啻退三舍矣。

。文貴養氣

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以深思而得獨氣不可強其渾然者不可以力鑄其浩然者不可以襲取此須善養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始雍容而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而稱雄養得氣清文始澄潔而無穢養氣之訣俟於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是主人氣是奴婢凡欲養氣須先正其心將萬緣放下使心君泰然蓋此志常凝而一物不擾則氣自然寧定此志常潔而一私不滌則氣自然清明此志常寂而一念不生則此氣便是混沌未分之氣是故當以養志為主然孟子又曰無暴其氣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知蹶趨為害則行須緩步語要低聲凡百舉動須要從容和緩端詳間泰使冲和之氣充于四體而塞乎兩間我與天地同在一點太和元氣之內由是而服氣以養神也則舉天地之生我者而還以毓吾之身由是而行氣以經世也則舉天地之生萬物者而挈之以立萬物之命由是而發為文章則自我之盎然而出之而我與天地同在筆端矣故疇之則泰山而氣極莊嚴提之則流水而氣甚活動操縱閤闢無不如意功夫全在乎日涵養內外夾持助忘俱遣梏梏自泯理合先天久久習之自有聖賢前輩氣象豈獨為文字一節而已哉

養氣要術

卷一

十九

。舉業不可騁才情

經義之學理微詭聖即匪當行詞不宗經便為謬論本有一定之式所當遵守者也可用之以涵泳真性不可因之以流蕩情塵可用之以收拾放心不可任之以過恣才思故厚養蓬萊之士常能臻真妙境而粗心浮氣之徒雖習焉而不工者也今之論舉業者類曰此人才短而無縱橫之氣此人情疎而無自得之詞不知凡論文者各有本色舉業文字自有程墨可循若稍騁才情則如袒裼濯出於廟堂之上惟歌笑語于君父之前非其質矣故才足以一千里而須範我馳驅不失尺寸情足以涵濡萬狀而須循規矩入我彀中是以貴涵養貴中正貴和平但能循繩墨而濡之以化則不出筌蹄而縱橫自在煅煉之極妙然然而文始稱工矣

養氣定術

卷一

二十

文有十忌

作文須知疵病。須識避忌。一為汝陳之一忌。頭中氣俗。儒惡派。老生常談。方而不圓。執而不化。皆是老秀才家數。此頭中氣也。豈可不避。二忌學堂氣。家師杜撰。兒童相目。識趣。早席。見聞。穢雜。此是三家村裏學究。所為。豈可不避。三忌訓詁氣。作文切不可指字釋義。須要玲瓏變化。不但意義不可。雖他一毫。蕪詞氣亦不可。襲他一字。即如大學序云。則既莫不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如此句法。何等累。壓首。節註云。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如此句法。何等軟弱。又云。必至于是不遷之意。如此句法。何等執着。又云。必求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如此句法。何

舉業定計

卷二

五

懶慢。王鳳洲嘗言。惡文字有一毫入在。八識田中。無論今生難作好。文即來生隔世。亦還要流出惡文字來。凡前二項頭中氣。學堂氣。大半多在註中。故凡天下秀才。讀得註爛熟者。必不能作好。文。凡會做文字者。必于註不熟者也。蔡陽先生教其子與泰。不令讀註。人問之曰。吾恨其深。頭中氣也。卓拔。四忌婆子氣。作文要直截。要撇脫。要軒豁磊落。若叮嚀顧盼。啾啾不休。纏繞瑣碎。舉細遺大便。屬婆子氣矣。五忌閨閣氣。文字須要頂天立地。展布得潤。若妍飾眉目。獨逞嬌詞。粉黛情多。英雄氣少。此閨閣中女子所為也。六忌乞兒氣。富貴者。雍容廟堂。窮困者。沿門鉅釘。東借西移。捉襟露肘。取壓足。干蟠問索。殘羹于豪客。先輩詩云。拋却自家無盡藏。

沿門持鉢。效貧兒。此乞兒氣也。七忌武夫氣。語云。不學詩。無以言。以立言之體。貴敦厚和平也。若爭鬪交馳。干戈雜出。當場怒張。全無禮樂揖遜之習。此文字之至陋者。所謂武夫氣也。八忌市井氣。文貴雅。不貴俗。貴清逸。不貴塵冗。若戴頭露尾。飾偽為真。逐馬尾之塵。而語言無味。競蠅頭之利。而面目可憎。此市井氣也。九忌隸。習。欺已欺人。畏首畏尾。言踟躕而不暢。氣阻抑而不申。慣弄虛詞。全無實意。此隸習氣也。十忌野狐氣。文字自有真正脈絡。一踏邪。經。即萬別千差。世間儘有野路文字。偶然中式者。宗史所謂謬種。流傳禪家。所謂天然外道。自己既錯。復以錯路示人。譬猶古塚老。狐神通百出。終非真正修行道路。切宜避之。

舉業定計

卷一

十二

○白戰論備詞

予幼隨於鳳麓昆仲至嚴紹峯家紹峯留會文論語出仁遠乎哉一節中庸力行近乎仁孟子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嚴公之文素多詞予因戲曰昔歐陽永叔分韻作雪詩禁用體物語凡雪之字眼皆不許用謂之白戰今日三題皆仁凡仁之字眼取一紙錄出粘於壁上二字不可用犯者有罰不持寸鐵獨戰文場方為豪傑衆唯唯從予明日呂字岡問之亦擬作三首于時嘉興盛傳白戰之說迄今四五十年矣近來後生浮慕清虛凡見字眼便指為惡句欲一掃而空之此偏也非正也此病也非藥也大凡文字潤澤者易中枯稿者難中富麗者易中寒儉者難中豐滿者易中瘦削者難中醞藉者易中淺露者難中醞郁者易中怯薄者難中興雅者易中倨野者難中闡熱者易中寂寥者難中所謂潤澤富麗豐滿醞藉醞郁典雅熱鬧者皆善用字眼者也如無字眼必然枯稿必然寒儉必然瘦削而淺露怯薄倨野寂寥之弊種種出矣且如穆穆文王一節碩會元云

愷悌

之流勞民忘其燬聖明之戴嚴主霽其威若無愷悌聖明二語文便單薄若去勞民嚴主而但云民忘其燬主霽其威有何佳趣如仁者其言也詎全湯賓尹後股起云議論與躬行無兩操若去議論躬行字眼而但曰言與行無兩操便不成句矣今前此云議論

與躬行無兩操是單說言行後比云操行與持論無兩衷是說出言修行筋骨凜然此便是極好文字大率作文無理無意而唯用字裏蘇東坡所謂厚皮假頭誠為可厭若借詞以明理用字以修意骨肉停勻華實並茂如綿裏針如璞包玉乃天下至中正之文何得以字眼為拘乎前輩論詩曰練句不如練字作時文亦然有一字練法有二字三字四字練法其一字練法要在活字上用力如顧起元純敬之體融敬之幾純字敬字體字幾字皆是單字而純字融字則活字也以萬境統一心以一心御萬境統字御字其活字也此活字在腰者天寧于極理歸于宗天字寧字極字皆是單字寧字歸字其活字也悖誠于天抱真于性悖字抱字其活字也

藝文定衡

卷六

三十四

兩字甚眾不免論如湯賓尹言也者其仁人之時吐露乎詎也者其仁人之真精神乎時吐露真精神乃三字法也他如古墨卷億萬姓千百年明天子大聖人等皆三字也顧起元止之準握于淵微有密之天而止之符顯于天下國家之大準字符字是單字在句末者淵微有密則四字也文中自有宜用四字者少則單薄矣凡腹中下句如柱之有磬稍薄稍弱便承載不住此豈可以字眼為嫌乎嘗記丙子冬在京寓同馮開之錢湛如作為政以德一節文開之閣筆貯思湛如問何思開之曰吾思德之字眼不得耳錢曰天德何如馮曰塵矣今之時文用得如此塵字乎自丙子至今又二十七年矣汝輩作文全要曉練字之法一字不新全篇俱廢